苏联小品文集

最后一根火柴

恩·巴热諾夫等作

北京出版社

最后一根火柴

（苏联小品文集第十三輯）

恩·巴热諾夫等作
竺　　光等譯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

內 容 提 要

这一輯共收入了十八篇以反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題的小品文。这里面所揭露的官僚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是多种多样的。有的首長把專門人才像奇貨一样囤积在領导机关，不肯往生产部門放；有的領导天天召开会議，高喊“来，讓我們商量商量”，但实际上却是以这作为幌子来貫徹他个人的意志。对于踢皮球、待人冷淡，不經調查研究就随便給干部作鑒定等等現象，这本集子里都有繪声繪影的刻划和辛辣的諷刺。

最后一根火柴
（苏联小品文集第十三輯）
恩·巴热諾夫等作
竺　　光等譯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單廠胡同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
开本 787×1092 1/32·印張 3 1/16·字数 67,000
1957年4月第1版　　195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4,000册
統一書号：10071·131　　定价：(6)0.26元

目　录

最后一根火柴……恩·巴热諾夫（1）
偶然相識的旅伴……格·雷克林（8）
幻想的故事……波·波利亞柯夫（14）
"来，讓我們商量商量"……恩·捷弗雅契亞罗夫（17）
剛愎自用……格·奥舍維洛夫 伊·沙圖諾夫斯基（21）
麻煩的一天……庫岡諾夫（26）
窍門在哪里？……波·叶高罗夫（33）
捕風捉影……克列曼諾夫（36）
厂長的怒火……弗·阿尔多夫（42）
可怕的病菌……弗·波里雅可夫（48）
务希出席……尤·察布雷金（55）
一位勤勉过度的首長……謝·阿納宁（59）
少不了的一位專家……叶戈罗夫　波列舒克（63）
庫布列克的官运……德·别列亞也夫（69）
被庆祝的人和拍馬的人（關於小品文的小品文）
……阿·阿尔琴斯基（75）
肥皂泡……格·雷克林（79）
灯罩和呢帽……格·雷克林（83）
第一次命令……列·連奇（87）

最后一根火柴

恩·巴热諾夫

火柴着了一下，但又灭了。柯尔密里津失望地瞧了瞧从变黑了的火柴头冒起来的那縷淡淡的青烟，就把空火柴盒扔到紙簍子里去了。他又拍了拍周身的口袋，于是就跟坐在他对面的干部科長赫罗莫夫說：

“給我一根火柴。”

“我不抽烟，”赫罗莫夫怀着歉意笑了笑說，“伊凡·費道罗維奇，您的血压高，我劝您还是别抽烟了。”

“这是金石良言，算了！”

柯尔密里津嘆了一口气，就把烟卷兒放在一边，他按了下鈴（找女秘書），又去翻閱（已經多少次了！）他面前那本厚厚的人員編制表册。

“不成，亲爱的赫罗莫夫同志，”他停了一刻說，“無論如何，專門人材我是不許您动的。絕对不許！請把那些一般的人調到生产部門去吧。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您万万动不得。咦，这是怎么回事……她睡着了怎的？”

他又挂了一次电話找他的女秘書。遺憾得很！他从听筒里只能听到暖气片的清脆、鏗鏘的响声。伊凡·費道罗維奇把圈椅当地一推，就上接待室去了。

接待室里一个人也沒有。柯尔密里津微微拉开了通往走廊的門，犹豫了一会兒，就向女遞送員呆的地方、周圍立着櫃櫥的一个屋角走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沒看見葛利婭嗎？”他問一个上了年紀的、肥胖的女人，她正在那里哼哼唧唧地挑信件。

那个女人抬起了头，吃惊地噢了一声。

“伊凡·費道罗維奇，我剛从城里回来，我眞沒有看到她，”她惶惑地說，“用我去找找嗎？”

“不用了，您繼續工作吧。”

柯尔密里津捏着他那撮心爱的鬍子慢步地离开了女遞送員那里。“难道要她去弄点火柴来？”他想，“不，要老年人去不太好。最好还是找个人对个火兒吧。”

伊凡·費道罗維奇看了看近旁門上的牌子上写着“生产科”，他就推門进去了。

房間很寬綽，充滿了春天的陽光和从街上許多水窪反射进来的、顫动着的反光。屋里只有兩个人：一个是科長謝尔盖·里沃維奇，帶着一架夾鼻眼鏡，他是一个挺活潑的人；还有那么一个柯尔密里津不認識的年青的工作人員（一般說来，他对面孔和姓名这方面的記忆力是很糟糕的）。

謝尔盖·里沃維奇正用兩手支着头，好奇地琢磨着“女工”杂志上妇女梳髮的流行样式。一听到脚步声他就抬起了头，立刻呆住了。

“是您，您……”他結結巴巴地咕嚕着，正了正夾鼻眼鏡。

“是我，是我，”柯尔密里津說，“其实这有甚么值得你發慌的呢？”

謝尔盖离开了座位，紧張地奔忙起来。

“請您原諒，伊凡·費道罗維奇，您来得是这样突然……”

“沒有甚么，謝尔盖·里沃維奇。可是你們的人都到哪兒去了？”柯尔密里津指着三个空位子問道。

“她們馬上就来，”謝尔盖·里沃維奇难为情地說，“是这

样的，我放了她們半天假。”

“放了假？”柯尔密里津睜大了眼睛問道。

“她們一个勁兒地直說……說有些脫不开的家务事要办。其实也沒有甚么，眼下科里几乎就沒啥可干的。”

“怎么会沒啥可干的呢？！”柯尔密里津急了，“我交下来的任务呢？”

“請您放心吧。捷尔圖辛很快就会把它完成的。”

伊凡·費道罗維奇用疑惑的眼光瞧了瞧捷尔圖辛。

“哼……他一个人未必干得了吧。”

“干得了，”謝尔盖·里沃維奇滿有把握地說道，“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再过一个鐘头就拿給您去签字。这小伙子是金不換。”

伊凡·費道罗維奇从謝尔盖·里沃維奇那里来到走廊上，本就想回自己的办公室。可是他又想起了还沒有点着的烟卷兒，于是他又在走廊里走了走，就推开了“設計科”的門。

“嗯，看样子，这里的工作还挺紧張，”伊凡·費道罗維奇看見五个設計人員都在自己的崗位上，滿意地独自說道。屋里只缺科長，不过，柯尔密里津知道，他从早上就到部里去了。

伊凡·費道罗維奇一来就發生了很大的震动，这是他自己万万沒有想到的。不知为什么，大伙都很惶恐不安，并且都跳了起来，把椅子也弄倒了。柯尔密里津对这种举动很不高兴。

“請你們还是繼續干各人的工作吧，”他冷冷地說，“你們既不是契訶夫笔下的那种官吏，我又不是督察官，用不着怕我。”

伊凡·費道罗維奇看了一眼正在用計算尺計算某种数目字的設計員，就問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人：

“嗯，您在做甚么呢？”

“我在等弗拉索夫計算。我要仔細檢查他計算的結果。然后把它交給考列茨基。”他指了指正在热心划表格的那个人。

“原来是这样？！……就是說，考列茨基要往划好的表格里填写数目字了？”

“不，填写数目字这已經是我的事兒了，”一个年青的、有着姑娘們常有的那种厚嘴唇的工程师插了进来，“这里，写字数我写得漂亮。”

伊凡·費道罗維奇大声地抽了一下鼻子，就轉向科里第五位工程师。

“您要做些甚么呢？”

“我要在弄好了的表格上签字。”他慢条斯理地答应說。

柯尔密里津神經質地扭起手指节来。

“哼……你們的工作不坏呀，”他很严肃地說，“就是太輕了。干这种工作無論如何是得不了（血管）硬化症的。不过，我認为，一个工程师除了論文以外，还应該有良心。是这样，可尊敬的公民們！”

設計师們意味深長地互相瞧了瞧。

“經理同志，良心我們是有的，”字写得最漂亮的那个人說道，“我們坐在这里自己也覚得难受。我曾經跟科長要求把我調到生产部門去，任何一个部門都行。可是他却說，‘不成，您是一位搞衛生設备的工程师。万一我們这里突然需要这样的人怎么办？’”

“也是因为这个‘突然’，把我也积压在这兒了，”划表格的那个人憂郁地說道。

伊凡·費道罗維奇又站了一会兒，想了一想，对这几个年輕人漠然地点了点头，就出来了。

伊凡·費道罗維奇在往办公室去的路上决定到副經理那兒去看一看。可是，他沒有去得了。

“喂，大鬍子……”把走廊挤得滿滿的人群里有人喊道。

柯尔密里津不由得站住了。

“对不起，是喊我嗎？”他滿不在乎地問道。

“不喊你喊誰呀？請您排队好了。大家从清早就等在这里了。”

柯尔密里津知道这是把他看成是来訪者了。于是他笑了笑，就和言悅色地解釋說，他是这兒的，是自己人，所以……

“这兒大家都是自己人，”一个女人打断了他的話。

伊凡·費道罗維奇沒有回答这个女人，开了門，就进了接待室。

他第一眼看見的正是他的女秘書。

“葛利婭？你在这里干甚么？”

葛利婭吃惊地掉过头来了。在她那紅紅的嘴唇上正粘着一个黑黑的瓜子皮。这下子可把柯尔密里津气坏了。

“眞是不像話！”他大声嚷起来，“我把整个公司都找遍了，也找你不着。”

“銀娜求我替她一下，”葛利婭一边囁嚅地說，一边往門口退去，“葛甫利林同志走了。”

“他上哪兒去了？”

“今天‘狄納摩’运动場有比賽——‘斯巴达’队对‘托尔别达’队。”

“甚么比賽？他今天应該接待来訪者。馬上把他找回来，叫他到我那里去一下。”

柯尔密里津一出来門就关上了，葛利婭飞快地撥了电話号碼，着急慌忙地說：

“銀娜嗎？你快点回来吧。經理到这兒，到接待室来过了……誰知道他呀！……五年多一直沒出过办公室的門，可是，这一回，好像故意找碴兒似地，却出来了。他这个人眞糟糕！”

这当兒，这位“糟糕”的人正在走廊里愁眉不展地寻思：

“这机关里还有甚么秩序！眞是一点都沒想到……”他在“工艺科”門口停了一会兒，滿腹心事地吮了吮那支沒有点着的烟卷兒，想：“进去对个火兒？”

正在这时候，屋里傳来了一陣哈哈大笑声。柯尔密里津就把門开开了。

全体工艺技师紧紧地一圈兒圍住了坐在象棋盤兩边的科長圖日尔金和副科長赫沃斯托夫。沒有一个人注意到走进来的柯尔密里津。

伊凡·費道罗維奇用手指捅了捅站在他跟前那个人的脊背，問，这兒究竟在干些甚么。

“大魚吃小魚，”有人回答說。

伊凡·費道罗維奇憋着一肚子气說，大魚吃小魚也許是一种很有趣的玩意，可是工艺技师們不应当忘掉主要的工作。

被捅了背的那个人一听清这熟悉的口音就掉过头来，啊了一声，接着好像消失在空气里一样，立刻不見了。不过，他在溜掉之前倒还来得及用肘子碰了碰挨着他的那个人。屋子里頓时空了。只有那兩位棋迷还在那兒坐着沒动，把腰哈在棋盤上，旁边發生的一切他倆根本沒瞧見。

柯尔密里津把一只手搭在圖日尔金的肩头上說：

“我劝你們还是……”由于激动，他声音嘶哑地說。

可是圖日尔金的眼睛始終沒有离开棋盤，他从肩上抖掉了經理的手，并且气哼哼地說道：

“去你的……别搗乱！”

柯尔密里津震顫了一下，但他一声沒吱。不过，回到办公室以后，他却气哼哼地把一直沒有点着的烟卷扔掉，断然地对赫罗莫夫說：

“来吧，讓我們再重新审查一下人員編制。我总还覚得在我們的公司里能够找出一些对生产有用的人。”

（竺　光譯自“鰐魚”杂志1955年第24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偶然相識的旅伴

格·雷克林

老实說，这个故事本来应該从描写自然着手，何况我又渴望說說那黃金似的秋天的落日，那些發了黃的、廻旋着从树枝上飄落下来的楓叶……

然而，我却不願意多費你們的时間，因此撇下了这些絢爛斑駁的抒情詩句，直截了当地轉入了正題。

列車向南行駛着。

在軟席車上的一个車廂里，統共只有兩位旅客。其中一个長着一張瘦小的臉兒，臉上胡乱地安排着：甲、一个毫不突出的鼻子；乙、兩只很少表情的眼睛；丙、一張無可称道的嘴巴。

第二位旅客却跟第一位迥然不同：他那威風凛凛的气派在他那張丰滿、严肃的臉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現，那上面好像用特大号的字写着："我就要这样！"

自然界像是要破坏既定的标准似的，或者，簡直是在开玩笑，賦給这位首長——普罗霍尔·安德烈耶維奇·卡扎訶夫——一張平凡的臉，却把一付堂堂的相貌給了他的下級——华西里·拉里昂諾維奇·顧薩洛夫。

这位首長跟他的下級在一个車廂里一同南下。

我不得不透露这样一个使您感到惊异的消息：卡扎訶夫仅仅是在半小时以前，才在这个車廂里跟顧薩洛夫認識的。

奇怪嗎？是的，奇怪。尤其是顧薩洛夫在卡扎訶夫所領导的机关里工作已經有三年之久了。

顧薩洛夫一走进車廂房間，看到了自己的首長在里面，就跟自己說："噯！都是熟人！我們的普罗霍尔·安德烈耶維奇么！有趣的会見！可是，我相信，他对我就跟納烏霍頓諾索尔皇帝对'沙尼特'牌牙膏一样，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

可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为什么一个首長直到在車廂里才偶然意外地結識了自己的工作人員呢？

为了回答这个問題，我們就不得不，那怕是最簡單地，来講一講这位可敬的普罗霍尔·安德烈耶維奇·卡扎訶夫的为人了。

根据老人員方面的权威証明，卡扎訶夫在教育部供职的时候，曾經是一个很不坏的同志。

就在不久以前——最多不过八九年前——如今的这位普罗霍尔·安德烈耶維奇曾經做过几任小小的官兒，为人精明强干，办事卖力，显露了头角。

可是，忽然間，不知道是出于哪一个人的疏忽大意，普罗霍尔·安德烈耶維奇竟然像一只風箏一样，飞速地青云直上了——于是，在他看来，一座座屋頂变得只有五戈比那么大，而屋頂下面的人們則只有一戈比那么小。

他得了貧血症，經常头昏。像失掉一个沒有釘牢的鈕扣一样，卡扎訶夫失去了精明强干的性格，而且逐漸愚蠢到了这样的地步，請原諒我这么說，以致会認为自己比所有的人都来得聪明。

普罗霍尔·安德烈耶維奇所領导的机構并不十分大：連清潔員在內一共才有一百二十个員工。

然而，这位首長却不認識自己的工作人員。假如他需要从某一个下級那兒了解一件什么事，他就求助于电話，而且还不屑于亲手去拿起話筒，只是把秘書叫了来：

“請告訴那个……那个叫……的，叫他給我来个电話。”

現在，我想，你們可以明白为什么我們这位落籍在办公室里的首長看見顧薩洛夫会把他当作一个完全不相識的人，一个短途旅行中的偶然同路人了吧。

兩个人慢慢兒地談起話来了：“火車是准时开出的，还是誤点了？”“我倒很想知道乘务員那兒有沒有茶？”“您也到索赤去嗎？”——“不，到加格拉去。”“抽烟嗎？請吧。”“不，謝謝，沒学会这个玩意兒。”

卡扎訶夫由于沒事可作，就开始拿話来探他旅伴的底細：在哪兒工作啦，担任什么职务啦。“哼……頂多不过是什么联营公司的一个低級經济工作人員罢了。”普罗霍尔·安德烈耶維奇頗为失望，但又很惊异：“嘿，只不过是一支黃口小鳥，倒自以为是多了不起的山鷹呢！”

然而，大家都知道，在旅途中，人們对不愉快的事总也得湊合着点兒。何况这个……

“对不起，請問您尊姓大名？”

“顧薩洛夫，华西里·拉里昂諾維奇。”

何况这个顧薩訶夫也好，顧薩洛夫也好，好像給人的印象还不坏。随它去吧。随它……路上不至于太無聊就行。反正現在也还不想睡。可是他却埋头在那兒看杂志，而且……好像正在那兒笑什么似的。

“杂志里有什么那么有趣呀？”

“笑料。美国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非常有趣味的美国高年級学生考試答案集。假如您不困的話，我倒可以念几則

給您听听。”

“請念吧，請念吧。”

“‘魯宾逊·克魯梭是住在島上的一位大歌唱家’；‘我讀过的莎士比亞的兩个剧本：“罗米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亞的許多作品都被改編成了剧本’。”

普罗霍尔·安德烈耶維奇起初是善意地微笑着。后来也放下官架子大笑起来，然而不是“嘻嘻”“哈哈”地笑，而是不失尊严地“呵呵呵”地笑。

后来，談話轉到文艺問題上来了。顧薩洛夫仍旧不失为一个博学的人。他引用了萊蒙托夫、契訶夫和高尔基的文句。普罗霍尔·安德烈耶維奇一边兒听着他背誦，一边兒寬容地想道：“眞熟……背得眞熟……”

准备睡覚的时候，普罗霍尔·安德烈耶維奇甜蜜地打了个呵欠，問道：

“对不起，您叫……貴姓是——？”

“顧薩洛夫，华西里·拉里昂諾維奇。”

“晚安，顧薩洛夫同志。”

一夜無話。

因此，我就把故事轉到第二天清早来了。

吃过早飯以后（至于菜單，那就不在話下了），我們这兩位旅伴扯到国际問題去了。顧薩洛夫又占了上風。

“这个顧薩洛夫倒是个能干的小伙子，”普罗霍尔·安德烈耶維奇想到，“可是在联营公司里，他頂多不过是一个低級經济工作人員罢了。不，我們往往不了解自己的干部……不了解。而他的首長显然是一个窩囊廢，不通人情的官僚，这样的一个人都不能賞識。”

后来，談話又轉到联营公司的机構来了。卡扎訶夫为了

对顧薩洛夫表示敬意，这才第一次称呼他的本名和父称。

华西里·拉里昂諾維奇（請允許我也仿效这位首長称呼他的本名和父称）簡潔地，然而确切地談了談应該怎样改組和精簡机構的問題。

“对，华西里·拉里昂諾維奇！对！”

后来，到了索赤，在火車站上，普罗霍尔·安德烈耶維奇跟他的旅伴告别的时候，說：

“对，华西里·拉里昂諾維奇。可是，您如果能够上我的單位工作，那豈不更好？在您的联营公司里，沒有人重視您。我是計划处的处長。您同意嗎？等您休假回来，請馬上給我个电話。”

五个星期过去了。現在，办公室里，站在普罗霍尔·安德烈耶維奇面前的正是华西里·拉里昂諾維奇。普罗霍尔·安德烈耶維奇对华西里·拉里昂諾維奇微笑着。

“您离职啦？好極了。不过……”

普罗霍尔·安德烈耶維奇抱歉地搔搔下巴頦兒。

“不过，你知道，手續上，还得要一份由您的首長签字的鑒定書。”

“恐怕他不会签字的。对不起，我們的首長有点兒……”

“我明白了。哼，我也不喜欢您的首長。我虽然不認識他，可是我总覺得他是一个官僚。他的电話多少号？我馬上来給他打个电話。讓我来跟他好好地談一談。”

“零——三十二——四十七。”

“什么？”

华西里·拉里昂諾維奇重复了一遍。卡扎訶夫聳了聳肩膀：

“这是我的电話呀！”

“对，是您的。我就是您这兒的低級經济工作人員。”

“什么？”

“沒錯。”

这兩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請允許我在啞場中結束这个故事吧。

（王　漫譯自小品文集“并非笑話”，苏联作家出版社1953年版。本文原題为“偶然的相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